

我所見的馮玉祥

劉汝會

世稱倒戈將軍又稱基督將軍的馮玉祥（煥章），一生矯揉造作的怪異行徑，實在多之又多，屈指難數。筆者在抗戰前祇知道他是一個雄據中國西北部河南、甘肅、陝西、綏遠、寧夏一帶的所謂國民軍的統帥，民國十五六年左右，坊間有種大張印刷精美的「國民要人玉照」羅列了百數十位各省督軍、督辦、省長、總司令、內閣總理、總長等各色人物的相片出售，其中，就有馮玉祥，穿的陸軍大禮服，胸前褂上不少勳章，手握指揮刀、頭戴鶴頂帽，胖胖的好感風。我那時還是少年，看到這些叱咤風雲的人物，曾想進一步瞭解他們的是非功過，但是苦無適當的介紹他們的書籍可供閱讀。

抗戰軍興，我首先參加了「八一三」上海之戰，那時淞滬戰區稱為東戰場，三個月後，才改稱第三戰區，由顧祝同上將任司令長官，當日東戰場的司令長官則是由委員長 蔣公自兼，而由馮玉祥副委員長代理。

我有一天在上海郊區戰地上，初次見到這位高大肥胖的馮老總（國民軍對他的通稱），那天，他穿着一身灰布軍服，腳纏布綁腿，腰間束條士兵小皮帶，沒有佩階級也沒有任何證章符號，如果不是我早已看熟了牠的相片的話，一定認為

他是個鄉巴佬，或者是個大蠢人！

由於戰局的變化，國軍逐步作戰略上的轉移，政府也由武漢遷到四川重慶來了，我也輾轉來到陪都，于役軍事委員會政治部，該部設于重慶的兩路口，有天早晨，我和同事張克生少校前往就近街上吃豆漿，我們在行進中，迎面有輛矮而小的腳踏車，疾駛而來，上面坐的是一位大胖子，當時正是冬天，坐在腳踏車上的人，又穿了一件類似女裝的斜襟大棉袍，腰間還繫着一條布腰帶，驟看之下，真是碩大無朋，活似一位巨無霸，而又偏偏騎輛像玩具般的小型單車，模樣之怪，見者捧腹，原來，這位怪模怪樣的騎士，竟是鼎鼎大名的四星上將馮玉祥呀！

馮玉祥在重慶，是住在兩路口的什麼新村裏，（已忘記）中央組織部也在裏面，我因為時常去組織部探望張厲生（少武）部長，因而常常看見這位馮老總，最初祇不過是彼此望望，沒打招呼，無巧不成書，有一次，我拿着兩罐 DOG 香烟去組織部送給秘書饒振常先生，當我正穿過花園走道途中，恰恰和馮老總遇個正着，他停步注視我手裏的香烟，向我發問：你這是什麼？我說是英國三個九香烟。我乘機補上一句：副委員長要不要？他說：我不吸烟，謝了。就此再沒說下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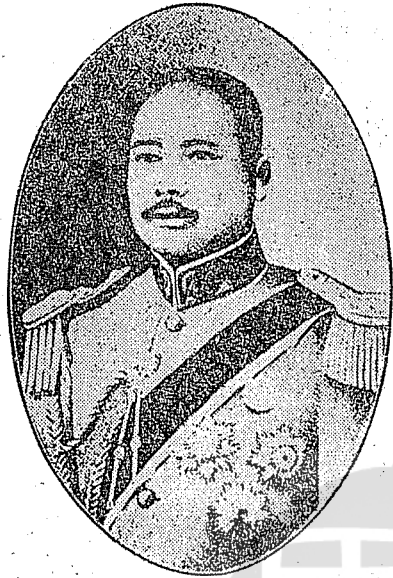
，我向他敬個禮，各自走了，在迺後的日子裏，彼此見面便聊了起來，問我姓名是誰？在那裏做事？什麼階級？來這裏找誰？我的國語，素來說得不好，馮老總一聽就猜我是廣東人，從此他見到我總是叫我「廣東劉先生」！

大約是民國二十八年的夏天某日是上午八時半，我去重慶小樑子（？）美豐銀行領取匯款，這時銀行雖然還沒到上班時間，因為人們怕中午有空襲警報，所以很早就擠來好多人，有的是存錢的，有的是取款的，熙熙攘攘好不熱鬧，在人羣中，我赫然發現馮老總也雜在那裏，他看見我，很機警地眼手并用，示意我不要和他打招呼，當時，我下意識以為在人潮中他不要我說出他的身份，免得處境尷尬而已，之後，由於他做出一件驚人的事，才否定我的估計是錯誤了！

原來，這天美豐銀行，有位職員奉調要到外縣分行去工作，他就利用那尚有若干時間才上班的空閒拿出一本紀念冊，在櫃檯裏要各同事題些詞句或是留下通訊地址，馮老總看在眼裏，一到適當的時機，出聲了，要那位調職的人，把紀念冊拿給他（現場那些人，好似都不認得他是馮玉祥）登時就題了「前程遠大、努力去作」八個字。上款寫着××同志，下款直書馮玉祥，還押年

月日，這樣一來，大家便知道他是大人物了，於是全銀行的職員，甚至還有顧客，都拿簿冊紙張，一窩蜂地湧上前來，要他題字，馮玉祥不嫌麻煩的問清姓名，逐一照題無誤，寫好了的，有人想順手拿走，但馮老總都不予放行，煩呼慢着，等會自然會給你。

經過一陣忙亂之後，銀行上班的時間到了，沒有人再求墨寶了，這時馮老總提高着嗓門，向一位女職員說：請妳拿個算盤來，并指示她，把各人要他寫的字，計大字幾個，小字幾個，當這位女職員按照他的吩咐計算好了，馮老總又大聲說：你（妳）要求我馮玉祥寫這寫那，我都一一辦好了，現在我臨時定下我寫字的價錢來，大字每個算兩元，小字每個減收一元，你（妳）快拿出錢來，把字取去，免得就誤上班時間。如此一來，直使他（她）們面面相覷，啼笑皆非，即使想不要那幅寫好的字還不行呢！一會錢收齊了



民國十二、三年時期的馮玉祥。

馮玉祥却把它交給銀行，叮囑匯交全國慰勞總會，以作慰勞前方將士之用，事後，我跟着馮玉祥出來，他在大門口還問我：「這樣做對不對？」我報以會心的微笑！說：「對」。

聽說還有一次馮玉祥在重慶鄰縣什麼地方（好似係江津縣）正是市纏熱鬧的當兒，他突然叫軍警把一條街市，將前後攔住，暫時不讓人走動，他就將市民手指上戴的金戒子和士女們手腕上的金玉手鐲，一律懇求大家取下來，寫張收條，簽上經收人馮玉祥的單據，將之收下，統交慰勞團體，慰勞前方將士去了。但這件事我未親見，祇是傳說得活靈活現，但以馮玉祥言行來判斷，十不離九是真有其事。

我有次問過馮玉祥您為什麼乘小單車？他却反詰我：你覺得不對勁嗎？我說：你這末高大，而單車却那麼小，看起來不太調和。他說，我血壓高，騎大的單車生怕跌交，而且騎上去，馬上就有點心跳，覺得不舒服。我又說，怎不坐



抗戰時期的馮玉祥。

汽車呢？他帶點教訓似的說：

「你知道現在一滴汽油一滴血嗎？」

記得，有回在武昌珞珈山，由於馮玉祥的神神經，而害慘了一位善良純樸的鄉下人，事情是這樣的；那時（大約民國二十七年冬）陳辭公（誠）和我們都在珞珈山武漢大學辦公，（武漢大學已他遷），有次在這裏召集重要會議，由委員長親自主持，馮玉祥也參加，會議之後即在會場晚餐，當時剩下很多菜飯，開會的軍政要人都分別離去了，馮玉祥竟一時心血來潮，到街上叫了一位鄉民來，請他吃飯，這位鄉民進來時，是由馮玉祥親自帶領的，雖戒備森嚴，竟也順利通過，可是這位鄉民正在飯桌大吃大喝之際，馮玉祥却因事離開了，等到鄉民吃飽之後，舉步出門要回家時，却被守門的衛兵截住了，轉解衛兵司令室，嚴加審問：問他是怎樣進來的？私自潛入高級軍事機關來幹什麼？是那裏派來偷竊情報的？一連串的問題，弄得這位鄉民頭暈腦脹巴巴結結的一句話也回答不來，驚惶失措之餘，祇在喃喃地說：一個大胖子帶我進來的，他請我到裏面吃菜吃飯呀！衛兵司令問他：那個大胖子是誰，叫什麼名字？鄉民還是答不上來，衛兵司令認為事態嚴重，乃將這位來歷不明的鄉民加以扣押，這件事情，直到第三天，才弄清楚，原來是馮玉祥的傑作。

劉汝曾先生：請告知通訊處。

編者